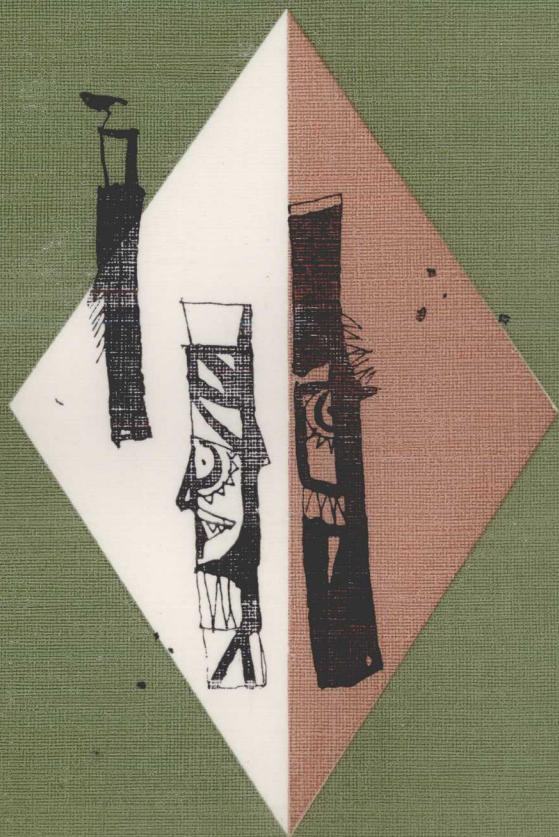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步入圣地的大家穆蒂斯小说选

阿劳卡依玛山庄

〔哥伦比亚〕阿尔瓦罗·穆蒂斯著

李德明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1775.45
10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阿方索·卡尼亚尔山庄

阿方索·卡尼亚尔 著 李金梅 译

(滇) 新登字 01 号

Alvaro Mutis
La Mansion de Araucaima

根据 La Oveja Negra, Editores 1987 年第一版译出

装帧设计: 张守义
作家画像: 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阿劳卡依玛山庄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穆蒂斯著
李德明 译
责任编辑: 黄 惠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5000 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2-02128-0 / I · 577 定价: 11.7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目 录

我的朋友穆蒂斯（代序）	加西亚·马尔克斯 1
“翠鸟”号上的爱情	10
阿劳卡依玛山庄	82
将军峰	107
鸡叫之前	204
最后的面容	225
军师之死	247
狱中日记	267
译后记	303

我的朋友穆蒂斯^①（代序）

加西亚·马尔克斯^②

我和阿尔瓦罗·穆蒂斯早就达成默契，即任何一个人都不在公共场合谈论另一个人，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就像打了防疫针一样，预防互相吹捧的瘟疫。但是，十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他违反了这项社会公德协议，原因只是他不喜欢我推荐的理发师。从那时起，我一直等待时机把那盘冷却了的复仇菜肴吃掉，而我认为没有比这个机会更为合适的了。

有一次，阿尔瓦罗讲起了贡萨洛·马利亚诺^③如何在风景秀丽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两个人认识的。实际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从那时起直到三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才有幸听到他谈起门德尔松^④。这可谓是一大发现，它立刻把我带到大学时代。那时，我们这些连进咖啡馆的五个生太伏都拿不出来

①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阿·穆蒂斯70华诞所作的纪念文章。

②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贡萨洛·马利亚诺，哥伦比亚广告商。

④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的穷学生，全都躲在国立图书馆空荡荡的音乐厅里。在晚场的屈指可数的听众中，我恨透了一个人，他高鼻、浓眉、巨身，穿着布法罗·比尔^①那样小的鞋子。他四点钟准时走进音乐厅，点名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整整过了四十年，直到那天傍晚，在他的墨西哥寓所我才重新听到他那宏亮的声音，看到圣婴一样的双脚，他的手抖动得那样厉害，连针都不能从骆驼的大眼睛穿过去。

“怎么，”我吃惊地说，“这是你吗？”

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唤起昔日对他的怨恨，因为我们一起欣赏过那么多场音乐，已经没有后退之路了。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尽管在他那广博文化的海洋中存在着无法探测的深渊，他对博莱罗舞曲^②的冷漠态度把我们永远地分开了。

在那之前，阿尔瓦罗从事过无数种特殊的工作，经历过许多危难。十八岁时，他在国家电台作播音员。一天，一位嫉妒心盛的有妇之夫拿着手枪在街角埋伏下，等候他，原因是此人以为他在即兴主持的节目中向他妻子做了什么暗示。

另一次，在总统府举行的隆重仪式上，他把两位都姓列拉斯的长者^③混淆了起来，名字张冠李戴。后来，他成了公共关系专家。在一次慈善集会上要放映电影，他把片子搞错了，给善良夫人放映的不是有关孤儿的纪录片，而是描绘修女和士兵淫乱的黄色喜剧片，片名好听极了：《栽种柑橘》。他还在

①布法罗·比尔（1846—1917），美国探险家，以研究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生活著称。

②博莱罗舞曲是西班牙一种三拍子的乐曲。

③在哥伦比亚，曾经有两位姓列拉斯的总统。

一家航空公司当过公关部主任，这家公司在最后一架客机坠毁以后破产了。他花了很多时间辨认尸体，在消息见诸报端之前，要通知遇难者家属。死难者的亲朋至友毫无思想准备，打开门时还以为是什么喜事呢，但一看到他那副面孔，痛苦地叫了一声便昏了过去。

在做另一种比较有趣的工作时：有一次要把世界首富的遗体从巴兰基利亚一家饭店抬出去。在邻街殡仪馆匆匆忙忙买了一副棺材，将死人装进去，然后立着从电梯运下来。侍者问他棺材里是什么人，他说：“主教先生。”另一次，在墨西哥一家餐厅里，他大声讲话，邻桌一位顾客要施暴于他，以为他是瓦特·温切尔，即阿尔瓦罗为电视台译制的《不可触及的人》中的人物。他干了二十三年的电影商，兜售拉丁美洲片子，有十七次跑遍世界各个角落。

他身上一直令我起敬的东西是学校老师一样的慷慨无私精神。他总想做一名教师，但由于迷恋台球而没有如愿。在我认识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关心别人，特别是年轻作家。他鼓励他们冲破父母的阻拦，潜心研究诗文，并且偷偷送书给他们，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闯荡世界；还说只要持之以恒，完全可以成为诗人。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从他那种难得的可贵品德中得到那么多益处。我早就讲过，我手上的第一本《彼得罗·巴拉莫》^①就是阿尔瓦罗送的；他说：“拿上，好好学学。”谁也想象不出他对这部作品研读了多少遍。读过胡安·鲁尔福的著作，我不仅

^①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的成名作。《彼得罗·巴拉莫》首版于1955年，它以深刻的内容和奇特的艺术形式被公认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石之一。

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写作，而且“手上”总有另外一篇现成的小说，这样我就可以不去讲自己正在写什么东西了。自从我创作《百年孤独》时，这一救命机制的最大受害者就是阿尔瓦罗·穆蒂斯。在漫长的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到我家里来，让我给他讲述写就的章节；这样，我可以搜集他的反应，尽管不是同一部作品。他是那样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述，然后到别处去重述，有时修正原文，有时增加新意。过后，他的朋友又把他讲的转述给我，有许多次我把他的意思写了进去。第一稿完成以后，我立刻寄到他家。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气愤地说：

“您让我在朋友面前像条狗似的。”他大声说。“这东西和您给我讲述的，简直是南辕北辙。”

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我的作品初稿的第一位读者。他的判断力是那样敏锐——当然，他是以理服人的——，我至少有三篇小说葬身于垃圾箱里，因为他枪毙得很有道理。我自己永远说不清楚我的几乎全部作品中到底有多少是他的成分，但我敢肯定他的成分很多。

人们常常问我，在当今世俗低下的时代，我们之间的友谊如何得以日渐牢固。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和阿尔瓦罗很少见面，只是为了永远成为朋友才这样做的。在墨西哥，我们虽然住了三十年，而且几乎是邻居，但见面的次数也很少。如果我想见他或者他想见我，我们事先打电话商量，看看是不是必须见面。我只有一次违反了这种交往的基本准则；正是这次阿尔瓦罗向我最大限度地证明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到底有多深。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一位要好朋友喝龙舌兰酒，喝得酩酊大醉，清晨四点钟去敲阿尔瓦罗过着悲凉独身生活的公寓的房

门。我们一句话没说，便在他睡意朦胧的目光下，摘下博德罗^①的一幅高一米二、宽一米的精美油画；同样一句话没说，拿上油画就走了出来。阿尔瓦罗没有阻拦，随我们拿去做什么好了。他对这次“抢劫”从来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找机会询问那幅画的下落；我不得不等到他七十岁生日的那个夜晚，向他表示我的内疚。

我们之间友谊的另一个坚实支柱是，我们有机会共处时，大多是结伴旅行。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大部分时间去关照别人和别的事情，只有特别必要时才互相关照一下。对于我来说，欧洲公路上度过的漫长时光是我从未涉足过的艺术与文学大学殿堂。从巴塞罗那到艾克斯，在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上我学到了不少关于宗教和阿维尼翁^②教皇的历史知识。同样，在亚力山大，在佛罗伦萨，在拿不勒斯，在贝鲁特，在埃及，在巴黎，我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东西。

不过，在那些发疯般的旅行中，最为重要的教益是在比利时田野得到的；七月的浓雾使空气变得稀薄，刚刚收割的农田不时袭来人尿味。阿尔瓦罗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一声没吭，这可能谁也不相信。突然，他打破沉静，说道：“伟大的摩托手和猎手的国度。”他从来没有给我解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向我道出了他的心声，他身上有个毛茸茸、流口水的大“呆子”，他一不小心就冒出刚才的那样话来。这种情况就是在私人访问时，甚至在总统府都时有发生。由此，他在写作时不得不对这个“呆子”十分警惕，因为他常常为修改自己的作品而变得十分疯狂，急得跳呀踢呀什么的。

①博德罗（1932— ），哥伦比亚印象派画家。

②阿维尼翁，在公元十四世纪曾是罗马教廷所在地。

然而，对那所流动学校的最美好记忆并不是课堂，而是课间休息。在巴黎，我们在等候我们夫人购物时，阿尔瓦罗坐在一家时髦咖啡馆台阶上，眼睛望着天空，不时翻着白眼珠，像乞丐一样伸出颤抖抖的手。一位好心的先生用法国人特有的酸不溜丢的语气说：“穿那么好的开司米紧身衣，还到这儿来要饭，恬不知耻。”但是，他还是给了他一个法郎。不到十五分钟，他共得四十法郎。

在罗马，在佛朗塞斯科·罗西^①家里，他用他发明的意大利语——一个地道的意大利字也没有——给弗里尼^②、莫妮卡·维蒂、雅莉达·瓦里^③、阿尔贝托·莫拉维亚^④这些意大利影坛和文坛精英人物讲述他在金迪奥^⑤山峰的可怕经历，这些人一连几个小时洗耳恭听。在巴塞罗那的一间酒吧里，他用巴勃罗·聂鲁达^⑥的声音和忧伤表情朗诵一首诗作；有个人听过聂鲁达亲自朗诵自己的诗作，竟然以为阿尔瓦罗就是聂鲁达呢，便跑过去让他签名留念。

他有一句诗，我读后一直不能忘怀。那句诗是：“此刻，我知道，我永远认识不了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位不可救药国王的话，他从来没有说过伊斯坦布尔，而是说毕桑西奥^⑦，恰如不说列宁格勒，而说圣彼得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预感到，我们应该了解伊斯坦布尔，把那句悲伤的诗从脑海驱走。于

①佛朗塞斯科·罗西（1922— ），意大利电影导演。

②弗里尼（1920— ），意大利电影导演。

③雅莉达·瓦里（1921— ），意大利电影女演员。

④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27— ），意大利作家。

⑤是哥伦比亚中部山脉的最高峰。

⑥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著名诗人，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⑦即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是，我说服他，乘上一条慢腾腾的船；那是向命运挑战呀。不过，在我们在那里逗留的三天里，我一刻也没有放下心来，生怕那句诗的先兆变为现实。只是到了今天，即当阿尔瓦罗成了70岁的老人，我，一个66岁的孩子时，我才敢说，我那样做并不是为了摧毁那句诗的不祥之兆，而是为了摸摸死神的鼻子。

我唯一一次真的以为——阿尔瓦罗也和我一样——要死去了，是在灯火通明的普罗旺斯，我们正驾车奔驰，突然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驾车迎面闯来。我只好猛地往右打方向盘，管车倒在什么地方呢！那一刻，我觉得失重了一样，方向盘不听使唤。一直坐在后排的卡门和梅塞德斯，直到轿车像个孩子似的躺在一座开始返青的葡萄园的排水沟里才喘过气来。我只记得出事那一瞬间阿尔瓦罗的面色；他坐在我身边，像死前一秒钟那样用悲伤的表情看着我，好像在说：

“可是，这小子在干什么呀！”

我们这些认识他的、忍受过他母亲卡洛利娜·哈拉米略之苦的人，对于阿尔瓦罗突然冒出来的这类话并不感到那么惊讶；这位相貌漂亮、常有幻觉的女人从二十岁以后再没有照过镜子，因为她开始发现自己和感觉的不一样了。她上了年纪，当上了奶奶时，还骑自行车，穿饰猎装，为庄园的人义务打针治病。在纽约，一天晚上我请求她留下来照看我的一岁两个月的孩子，因为我们要去看电影。她板着面孔，提醒我们当心，说在马尼沙雷斯她也照看过一个小孩，这孩子哭个不停，她不得不给他吃毒草莓，使他闭上嘴巴。尽管如此，有一天我们去马西斯商场，还是让她照看孩子。可是我们回来时，看见她只身一人。在警察寻找孩子时，她用她儿子同样的严肃表情安慰我们说：

“别着急。我儿子阿尔瓦罗小时候在布鲁塞尔也丢过，他那时才7岁；你们看，他现在不是很好吗！”

他确实很好，比他母亲更有文化修养，大半个星球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这固然因为他的诗文写得好，但更因为他的为人，他是世界上最热情的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说话夸张，见到美食没命地吃，常常说出一鸣惊人的话来。只有我们这些熟悉他、喜欢他的人，比谁都更知道那些只不过是用来吓唬他的灵魂的。

谁也想象不到阿尔瓦罗·穆蒂斯为了成为如此令人好感的人——这是一大不幸——，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我看见过他躺在沙发里，躺在他书房的阴影里，一副痛苦表情，昨天晚上还兴致勃勃听他讲话的人，此刻没有一个羡慕他。可庆的是，这种无法医治的孤独是他的另一位母亲，这位母亲给了他海洋一样的知识，让他博览群书，对任何事情都有强烈的猎奇感，使他的诗文美得绝伦，悲如深渊。

我曾经看见他躲在布鲁克纳^①的笨重交响乐章之中，犹如那是斯卡拉蒂^②的轻松乐曲。我曾经看见他利用漫长的假期，坐在库埃纳瓦卡^③公园僻静角落里，远离现实，奔驰在巴尔扎克著作的大森林里。他每隔一段时间，犹如去看牧童电影那样，一口气读完一遍《追忆逝水年华》^④。他读书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这部著作不少于一千二百页。在墨西哥监狱——他的罪过，我们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有幸犯有过——里蹲了

①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

②斯卡拉蒂（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

③墨西哥的一座城市。

④这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作品。他的小说对现代欧美文学很有影响。《追忆逝水年华》共七部，是他的代表作。

16个月，他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他总是想，他的创作之所以缓慢是由于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的缘故。我还想，是受了他那特殊书法的影响，字体好像用鹅毛，甚至是用鹅体写的，吸血蝙蝠模样的笔迹说不定会吓得浓雾封锁的特兰西瓦尼亚山脉^①的大猎犬汪汪叫个不停。多年以前他对我说过——那是我把我的想法讲给他以后——，一旦摆脱繁杂的苦役，就将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这已变成了事实，他不借助降落伞就已经从永恒的飞机上落在了荣耀盖身——他是受之无愧的——的大地，六年写就了八部作品，确实是我们文坛的一大奇迹。

只要读一下这些作品中任何一部中任何一页文字，就能明白了一切：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全部作品，乃至他的生活本身，说明他是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确信我们永远不能重新找到已经失去的乐园。就是说，马克洛尔^②不仅仅是他，正如人们异口同声说的那样，我们大家都是马克洛尔。

我们今天晚上和阿尔瓦罗·穆蒂斯一起度过大家的七十岁生日，让我们所有人接受这个不幸的结论吧。这是第一次没有虚假的羞怯，没有“他妈的”那种害怕哭泣，而是用发自心底的声音对他说，我们多么敬慕他呀，我们多么喜爱他呀！

①该山脉位于罗马尼亚境内。

②马克洛尔是阿尔瓦罗·穆蒂斯塑造的一个人物，在多部作品中出现。

“翠鸟”号上的爱情

献给 G·G·M^①；我早就想把这个故事讲述给他，但由于生活忙乱而未能如愿。

破旧船只的气味和声音
铁板破损，木板腐烂
机器疲倦，哭泣、呼喊
推着船头，拍击船舷
咀嚼痛苦，吞噬、吞噬距离
酸水拍击酸水，嗓音忽近忽远
推动那条破船
在古老水域，向前，向前。

——摘自巴勃罗·聂鲁达^②的《幽灵般的货船》

①指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他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永远怀着重航大海的希望
没有面包，没有拐杖，没有罐箱
啃咬着金橘，痛苦理想

——摘自斯特凡·马拉美^①的《野樱桃》

有许多方法讲述这个故事，恰如有许多方法讲述我们任何一个人生活中最平常一段经历一样。故事可以从我认为是结尾的那段情节讲起；然而，这结尾对另外一个参与者来说很可能是开头。至于参与我下面讲述的事件的第三者来说，他也许无法辨别他所经历的是故事的开头还是结尾。好吧，我就根据个人经历和所了解的时间顺序讲讲发生的事。这也许不是讲述这个非凡爱情故事的最有兴味的方法。自从我听到它的那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讲述给一个堪称故事大王的人。但是，我无法向他讲述，便只好写出来献给他，我想这样更好些，这种方法更简单，更直接，不必走弯路和狭径，因为我对弯路和狭径不熟悉，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宜那样做。我的文笔拙劣，但愿写在这里的爱情故事不致于失去它的魅力，失去痛苦、奇异的迷人之处；主人公的爱情短暂，充满悲剧色彩，很有多少世纪以来百传不厌的爱情故事的特点，从布利亚莫和梯丝维^②，到

①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派的代表人物。

②布利亚莫和梯丝维是神话故事中的一对恋人。一天，巴比伦青年布利亚莫发现他的恋人梯丝维被一头母狮吃掉，血迹斑斑的长衫扔在地上，便拔剑自刎，死在一棵桑树下；从此，这棵树结的果实像鲜血一样红。梯丝维回来后看到恋人尸体，用同一把剑自杀身亡。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①、玛塞尔和阿尔贝蒂内。

由于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我亲自从主人公那里听来的，因此只好由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即用文字写出来，尽管我的能力有限。我一直想让一个条件比我好的人去做这件事，但未能实现。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很繁忙和杂乱，根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此，我曾不想赘述，反正我不会逃脱我未来读者的严厉评说。好了，余下的事情由评论家去做吧，正像他们习惯做的那样，就是把这几行与当今兴趣相去甚远的文字打入冷宫，也是他们的事情。

我要去赫尔辛基参加一次石油公司内部刊物的专家会议。其实，我对这次旅行并不怎么感兴趣。那是十一月末，天气预报说芬兰首都那些日子仍然阴沉沉的。我对芬兰的猎奇感有增无减的原因是，我钦佩和熟悉西贝柳斯^② 的乐章，读过被人们遗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兰茨·埃米尔·西兰帕^③ 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作品。有人还告诉我，在无雾的日子里，站在维罗尼恩半岛的最尖端，可以看到奇妙无比的圣彼得堡，大教堂的金色尖顶和巨大、优美的建筑物都在视野之内。这些缘由足

①这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特里斯坦被派往爱尔兰为其叔父康沃尔国王马克迎娶新娘伊索尔达。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以前曾经见过面，当时前者身受重伤，伊索尔达为之护理，虽然他杀死了她的情人。今见特里斯坦前来为其叔父迎亲，痛恨他忘恩负义；想到自己的不幸婚事，绝望之余，建议同饮毒酒。但仆人布朗美娜已偷偷换上爱情药酒。两人在康沃尔御花园互诉衷情。他在与国王的骑士格斗时受重伤，被送到布列塔尼养伤。伊索尔达得知之赶去，特里斯坦激动得倒地死去。伊索尔达最后一次歌唱他们爱情时，倒地，长眠在情人身上。

②西贝柳斯（1865—1957），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

③弗·埃·西兰帕（1888—1946），芬兰作家，193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